通天人物

入木三分剖析那个令小角色呼风唤雨、大人物亦步亦趋的权力法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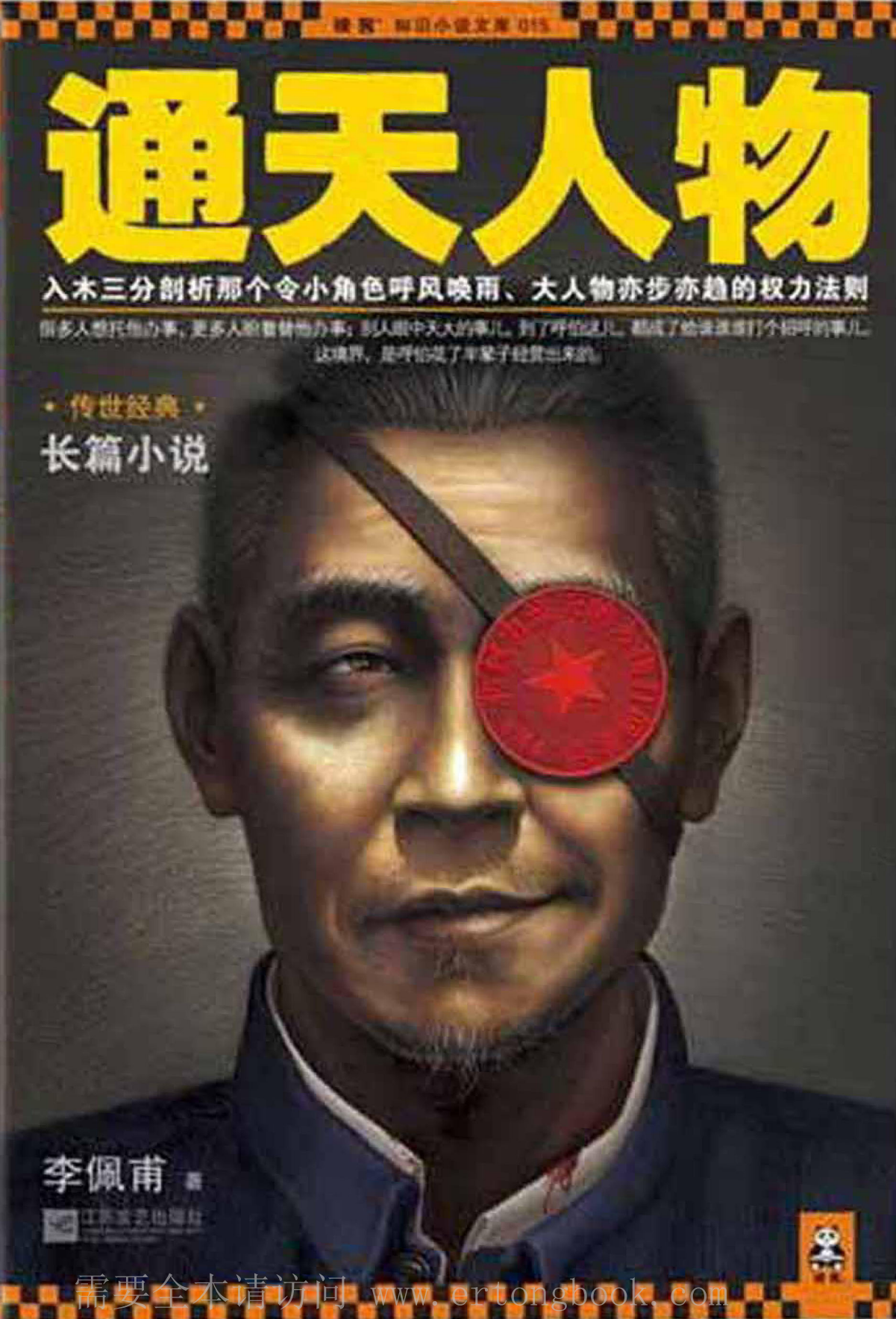
[illegible]

·传世经典·

长篇小说

李佩甫 著

[illegible]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通天人物

入木三分剖析那个令小角色呼风唤雨、大人物亦步亦趋的权力法则

李佩甫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通天人物 / 李佩甫著 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，
2011.12

ISBN 978-7-5399-4776-1

Ⅰ . ①通… Ⅱ . ①李… Ⅲ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Ⅳ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8439 号

书　　名 通天人物
著　　者 李佩甫
责任编辑 丁小卉　姚　丽
特约编辑 陈　波　王唯径
责任监制 卞宁坚　江伟明
策　　划 读客图书
版　　权 读客图书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　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 : 210009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 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　　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　　本 680mm x 990mm 1/16
印　　张 24.75
字　　数 361 千
版　　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　201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776-1
定　　价 3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　离婚县长要下台，回乡搬救星 /1

……还有消息说，这件事是范骡子一手策划的，他正到处活动呢，不光是往上发告状信，还串联了十几个乡的乡长……县里的班子马上就要改选，呼国庆这会儿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。

于是，他立即拨通了呼家堡的电话，在电话里，他对村秘书杨根宝说："根宝，无论如何我得见呼伯一面！"

第二章　省级领导来给呼伯拜寿，呼伯一个都不见 /32

茶后，客人们要走了，村干部们也都跟着出来送行。临上路时，有三位客人再三地表达了想见见呼伯的意思。报社的冯云山把杨根宝拽到一旁，悄声说："根宝，你跟呼伯说，我想见见他老人家。你让他给我安排个时间，到时候我再来……"

银行行长范炳臣，在临上车前，又回过身来，紧握住村秘书的手，低声说："根宝，给老头说，我想见他。你给我说说，看老人啥时候有空……"

第三章　呼伯的权威之路 /57

在当时的呼家堡，召开会议成了呼天成的一个法宝。他发现，只有会议才能把人的精神"团"起来，会议像是一根绳子，捆住了呼家堡的人心。会议使人收缩，会议也使人膨胀；会议就像翻牌一样，随时可以翻出一张脸，再翻出一张脸，只要你掌握了会议，你就掌握了主动权，需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某一张脸"亮"出来……

第四章　九个环节全部拿下，下台的县长
又上台，变成了县委书记 /93

呼国庆说：“你多少透一点，也让我心里有个数。”

根宝想了想说：“按说，我是一个字都不能说的。这么说吧，从北京到省里再到市里，一直到办公室的打字员，九个环节全拿下来了。这其中还不包括给省城大学捐助的那五十万。那五十万你不用操心，因为其中有一个条款，是省城大学每年要为呼家堡培养五名大学生，呼伯说，光一年保送五个学生，十年就是五十个，这就值了……你想吧。”

第五章　冒死救下落难领导，
打开“通天”之门 /120

可村人们谁也不知道，就在那时，呼天成心里还藏着一个大秘密哪！那是一个吓死人的秘密：他把一个被人打折了腰的省委副书记藏在了果园后边的茅屋里。这件事要是让人知道了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

第六章　送人情有学问，
还人情更有学问 /157

呼天成默默地说：“本来，我让国庆来，也是想让他给我挡一阵，挡得住就挡……这个国庆哇。”

片刻，呼天成又说：“这钱，既不能多给，又不能不给。要知道，多少年来，秋书记……就说去年，咱们上药厂，也是秋老说了话的，不然，是批不下来的。他就是随便说句话，也不止值二百万。”

第七章　独一无二的新村，
说一不二的权威 /183

他一定要建新村。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，他要建的不仅仅是整齐划一的房舍，他要建造的，是一座有凝聚力的“新村”！那在全国，也将是独一无二的。……首先，他要推掉呼、王、刘三姓赖以生存的基础，推掉那一直妨碍着他的“辈分”。……在乡村里，那“辈分”，那扯不尽的粘连，足可以消解任何权威！那么，要真正树立起一种权威，就必须拆掉这些东西。

第八章　十面埋伏，
查办“造假亿元村”　/215

到了这时候，呼国庆就觉得，这个姓蔡的虽然神通广大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民。至于躲在幕后的王华欣，一直到现在，也没敢露面嘛！有了这个批件，只怕他会躲得更远。呼国庆当然清楚，这一次打假，实质上是跟王华欣的一次公开较量！这一次可以说是打蛇打在七寸上了。一开始他就是十面埋伏，打了王华欣一个措手不及！当务之急，是抓紧审那个姓蔡的，让他吐。只要他一开口，王华欣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！

第九章　地下的新村，地上的主　/246

……八圈一生病，就对人说：“古人云，七十三、八十四，阎王爷不找自己去。看这劲儿，我活不了几天了。能不能让我见见天成？”人们就劝他说：“圈爷，有啥你赡说了，该看病看病。呼伯太忙，你见他干啥？”他说：“我就一个要求，让我见见天成。”可那段时间呼天成太忙，一直没有空儿。于是，八圈就开始“上书”了。他躺在病床上，就接二连三地让人代笔给呼天成写信。每次“上书”，他就瞪着两眼，郑重其事地口述道：尊敬的天成……第二封又改成：敬爱的天成同志……第三封是：最最最敬爱的天成同志，我是快要死的人了……

第十章　私事公办，“青天县长”落网　/275

一个月后，所有的线索全都查明了，那一百万的去向也全都弄清楚了。而且，更让王华欣高兴的是，他们顺藤摸瓜，竟然还查到了那谢丽娟与呼国庆的暧昧关系。通过监听谢丽娟的电话，两人的狐狸尾巴全露出来了。可王华欣却仍然按兵不动。他说，她账上不是还有五十万吗，让她花出去再说！

第十一章　通天的能量 /302

……在呼家堡，他只要咳嗽一声，来访者就可以受到上等的款待。在平原，他的承诺就是最好的信用凭证。在国内，他一句话就可以调动亿万资金。他甚至可以走遍全国而不用带一分钱（因为呼家堡的经营网络已遍布全国各大、中城市，并且在省城、在北京都设有办事处）！这在当今中国，只怕独有他一人了。

第十二章　救还是不救，
全在他一念之间 /331

……他知道，老人来看他，是颇费了一些周折的，这件事早晚是要透出去的。也许，外边就有人在偷听。所以，虽然他心急如焚，可他该表达的都已经表达了。往下，就看老人作何打算了。一直到现在，他仍然不能肯定老人会豁出去救他。况且这件事是有相当难度的……王华欣现在是副市长了，要扳倒一个副市长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那么，他希望老人能有一个暗示，在他离开之前，老人会不会有所表示呢？

第十三章　生生死死浮浮沉沉
终是他做主 /358

市里审查了他一个多月。突然之间，审查取消了，他被放出来了。他知道，在关键时刻，是呼伯又一次救了他。

在这件事上，应该说，呼天成与李相义是做了“交易”的，这是一笔无法言说的交易。就在李相义从呼家堡走后，呼天成就给省城打了电话。紧接着，省报不再发表批评许田的文章了，省行也不再紧着追查贷款的事了。还有，对许田的调查也就此打住……这一切来得快去得也快。在许田，李相义说话是算数的。是他亲自找呼国庆谈了话，而后又亲自派车，把呼国庆送到了呼家堡。

附录　平原上的一个传说 /378

第一章
离婚县长要下台，回乡搬救星



二泉映月

县长呼国庆近来一直头疼。

他遇上麻烦了。是大麻烦。如果弄不好，他的官也许就当到头了。

这麻烦是由一桩离婚案引发的。

近些年，离个婚已不算什么了。说起来，事本来很小，他根本没在意。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麦芒儿，突然之间起了连锁反应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端。真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呀！于是，呼国庆决定去按摩一下，治治他的头疼病。他知道，在这种时候，要显得大气一些，要更为潇洒。他记得呼伯曾经说过，当问题成了堆的时候，你就是一堆烂泥，真摊开了，也就好上墙了。

如今在县城里也有按摩院了，自然也有了异性按摩。不过，在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里，它还是有点羞答答的，它的名称或是叫“桑拿浴”，或是叫“按摩诊所”，总之，虽然遮遮掩掩，也算是有了。

可呼国庆自任县长以来，一次也没有去过。他不是不想去，主要是顾忌他的名誉，一个三十六岁的年轻县长，不顾忌名声行吗？现在，他不想那么多了，他要去让人“按摩按摩”。他听说很多县里的干部都是

晚上去的，偷偷摸摸的。他要大白天去！

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他故意对秘书小赵说："走，咱也去叫人'按按'。"平时，他总喜欢一个人开车出去，这一次，他专门带上了秘书和司机。他就是要让人知道，他不在乎人们会说什么了。

当他们驱车来到"按摩诊所"的时候，老板早早地就迎出来了。秘书抢先一步，介绍说："这是呼县长。"腰上挎着BP机的老板立时握住他的手，十分热情地说："是呼县长啊。呼县长，你好你好！听到'大师'的消息了吧？"

呼国庆望着这个生意人，知道他是跟王书记有点关系的，心说，在县城里，有什么事情能瞒过我吗？可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跟他碰了碰手，故作不知，问："什么大师呀？"

老板吹嘘说："哎呀呀，你还不知道哪？我就是说要去请你呢……'大师'是我们特意邀请来的。徐大师得过峨眉山老道的真传，是带功按摩，能治各种疾病，是个神人，真是神人哪！他在外地的时候，曾多次为中央首长带功按摩……"

呼国庆说："好哇，我近来头有点涨，让他给我按按。"

老板连声说："请请，请。"

进了"诊所"，呼国庆发现里边并不热闹，人也不多，四下望去，都是些木板隔成的一格一格的小隔间，每一个小隔间都掩着一道布帘，每个布帘门前还立着一位姑娘。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，见她们虽然都抹了些脂粉什么的，也都还是些农村的姑娘；那些小隔间里边，大同小异，差不多都铺着一张床，还有一些沙发之类。间或，有女人的笑声从布帘后面传出来……呼国庆明白了，这里是过夜生活的地方，喧闹是晚上才会有的。

老板把他们引到一个略为宽大一些的雅间里，一边吩咐人泡茶，一边说："呼县长，你先泡泡，我这就去请'大师'。"

呼国庆无心洗浴，他只是略微在盆池里泡了一会儿，就穿着一件宽松的浴衣走了出来，重新回到雅间，躺在了那张铺有床单的硬板床上……他想静下心来，思考一点什么，可线头太多，网一样，一想头就大。真是剪不断、理还乱哪！

片刻，老板领着“大师”进来了。呼国庆懒懒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听老板介绍说：“这是咱县的呼县长……这就是徐大师。徐大师，你可得给咱县太爷好好治治呀！”

呼国庆看了来人一眼，站起身来，去和“大师”握手。“大师”看上去有五十多岁，穿一件很干净的旧道袍，面目清癯，一副仙风道骨的神态，却戴一副黑墨镜。“大师”站在那里，只微微地点了点头，手伸出来了，身子却未动，呼国庆立刻就明白了，“大师”原来是个瞎子。

当两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又突然发现，这人怎么看上去有些面熟呢？呼国庆问：“徐师父是本地人吧？”

老板马上说：“大师是咱县人。要不，还请不来呢。”

“大师”看上去很沉默，话不多，只说：“你躺下吧。”

于是，呼国庆重新躺了下来。当他躺在那张床上的时候，“腾”的一下子就想起来了。他的确是见过这位“大师”的，那是在二十多年前，他在县中上学时，曾见过一个卖狗皮膏药的瞎子。那时候，他时常蹲在学校大门旁的电线杆下面，摸摸索索地拧烟来吸，有调皮的孩子用小瓦片投他，他总是跳起来，抡起竹竿破口大骂……就是他，肯定是他！二十年后，他成了“大师”了？当这一切弄明白后，呼国庆有些索然。他心想，不会是个骗子吧？可又一想，他能骗什么呢？不由暗暗一笑，心说，吃什么饭的都有，这也算是一碗饭吧。

“大师”先是郑重其事地净手，接着又点上了一炷香，即刻，房间里有了一股淡淡的香味。而后“大师”来到他的床前，默默地说：“我这是带功按摩。你要放松些，全身放松。放松后再入境，什么也不要想，人世间的是是非非要全抛下，这样效果才好……”

呼国庆没有吭声。他想，要能抛下就好了。问题是能抛下吗？人是在世间活的，怎么能抛下世间的事情哪？荒唐。

“大师”说：“不能抛下也不要紧，我会带你入境，带你进入功法的境界。我先按你的头部，按时配有功法音乐，按头时，曲牌是《二泉映月》；按身上时，曲牌是《百鸟朝凤》……”

呼国庆心焦如麻，自然无心听他说什么。无意中拾了两句，也仍是很不以为然。他心里说，还挺“形式”呢。怪了，也就是“按摩按

摩”，也要讲个“形式”？也是呀，也是，若是没有了这些“形式”，又怎敢称“大师”呢？

可是，很快他就发现，他错了。时光是很染人的呀！

这是一双多么奇妙的手啊！

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他觉得他的脑袋忽然之间成了一把琴，一把正在被弹奏的琴。随着音乐的节拍，有一双手正在他的脑袋上弹奏。那双手从鼻侧做起，经过眉间、前头部、颅顶部、后头部、后颈部……先是按、掐、点、搓、揉，接着是抻、运、捻、压、弹……那十个指头先是像十只灵动无比的小蝌蚪，忽来忽去，忽上忽下，忽合忽分，在他的面部穴位上游动；继而又像是十只迅捷无比的小叩锤，一叩一叩、一弹一弹、一凿一凿，慢中有快、快中有合、合中有分，在他的头部穴位上跳动。乐声快时它也快，那乐声慢时它也慢，啊，那仿佛是一个哑甜的老人在给他讲古，又像是在吟唱着什么。

些许的苍凉，些许的淡泊，些许的睿智，些许的平凡，如梦？如诗？如歌？渐渐地，那音乐随着弹动流进了他的发根，渗进了他的头皮，凉意也跟着渗进来了，先是一丝一丝、一缕一缕，慢慢就有清碧碧的水在流，他甚至听到了轻微的“哗啦、哗啦”的水声，随着那水流，他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从脑海里流了出去……

瞬间，有黑蒙蒙的一层东西散去了，他的脑海里升起了一钩凉丝丝的明月。啊，月亮真好！月亮真凉！月亮真香！月亮银粉粉地映在水面上，有凉凉的风从水面上掠过，风吹皱那水中的月儿，四周是一片空明，一片空明啊！他就像是在那凉凉的水面上躺着，月亮碎在他的脑门上，一摇一摇，一簸一簸……接下去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消失了，没有了县长，也没有了那缠在网里的日子，门是空的，月是凉的，一片静寂。他只觉得眼皮很重很重。

就在他半睡半醒、欲仙欲醉的时候，他模模糊糊地听见“大师”说：“你身上没病，心上有病。”

他不语。可他在心里已默认这位“大师”了。虽然也有假。一个瞎子，用二十年的时间，把生命的运作写在手上，写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这就足可以弄假成真了。二十年哪，多少日子？！

突然，音乐变了，那双手的指法也变了。这时候，那双奇妙无比的手已悄然地移到了他的身上……他听见他的身体在叫，身体的各部位都发出了一种欢快的鸟鸣声，从“肩井”到“玄机”，跳“气门”走“将台”，游“七坎”进“期门”，越“章门”会“丹田”……一处一处都有小鸟在啄，在叫，在歌，在舞；或轻或重，或深或浅，或刚或柔；那旋律快了，敲击的节奏也快。啊，那手就是跳动的音乐，那肉体就是欢快的音符……

接着，仿佛是天外传来一声曼语：转过身去。他就在朦朦胧胧中随着翻过身来，立时，脊背也跳起来、叫起来了，从“对口”到“凤眼”，走“肺俞”贴“神道”，下“灵台”近“至阳”，跳“命门”跨“阳光”，过“肾俞”近“龟尾”……一处一处脉在跳，血在跳，骨在跳。他感觉到有千万只鸟儿在他的身上鸣唱，忽而远，忽而又近；忽而箭一样直射空中，忽而又飘然坠落；有千万只鸟舌在他的肉体上游走，这儿一麻，那儿一酸，这儿一抖，那儿一揪，热了，这音乐是热的，有一股热乎乎的细流很快地渗遍了他的全身……天也仿佛一下子开了，天空中陡然抛下了千万朵鲜花，香气四溢！真好啊，真好！处处明媚，处处鸟鸣……

到了这时，他已经彻底放松了，什么也不想了，只想睡，只想好好地睡上一觉。

可是，纵然是到了这般境地，什么都忘了，什么都丢掉了，有一句话他却没有丢掉，这句话他一直在牙缝里含着，那就是：要尽快地去见呼伯，能救你的，只有呼伯了。



背景

县长呼国庆有一个情人。

这是绝密。直到现在，仍没有一个外人知道。

他跟她是四年前认识的。那时，他还在顺店乡当书记。顺店乡离县城较远，没人愿去，呼国庆去了，工作搞得很有起色。后来，市里派人

下基层考核干部，派到顺店乡三个人，两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再后，那女的就成了他的情人。

那女的叫谢丽娟，大眼，大嘴，长得很“那个”。看见她总不由得让人往“茄子地里”想，可又不能想。人家是来考核干部的，政治生命在人家手里捏着呢，说不定就“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”。

初接触时，呼国庆很谨慎，既热情又有分寸，他主要是想给考核组留下个好印象。接触了两次后，他发现三个人中，那女的是关键人物。因为她长得太“那个”，那两个男的都乐意听她的。这是个很微妙的心理因素，呼国庆捕捉到了。于是，他做了一点小小的动作，他不再见她了，尽量躲着她，私下里让乡里的秘书把生活安排好，却不跟她见面。这样，两天后，所有的干部都谈完了，呼国庆成了最后一个。考核组的人对他说：“呼书记，你准备一下，下午咱们谈谈吧。”他说：“好，好，我下午汇报。”那天中午，乡里请了一顿，呼国庆暗中布置了一下，把两个男的全都灌翻了，却偏偏留下了那女的，只让她喝饮料。下午，呼国庆就去了那女人的房间。这时候，呼国庆也并没有想别的，无非是想让她回去后多说几句好话。

可是，当他跟那女的见面的时候，那女的第一句话就说：“呼书记，你的心眼真多。”

呼国庆一下子怔住了。他想，这小女子可真不简单哪！他那点小把戏，她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可他还是装出一副什么也没听出来的样子，挠了挠头，笑着说：“我们这里比较偏，轻易不来个市里领导，也不知道如何接待，有不周的地方，还望多包涵。”

那女的手里扇着一个小手绢，有意无意地说：“把我们的人都灌翻了，还说不会接待？”

呼国庆又挠了挠头，说：“你看，真不会，真不会。”

那女的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在这儿反映挺好呢。”

呼国庆故意叹口气说：“我这个人，没啥能力，乡里的工作，不好弄啊……”

那女的说：“怎么不好弄？不是干得挺有起色吗？”

呼国庆说：“不好弄，净二不豆子。”

那女的“哧儿”笑了，好奇地问：“啥叫‘二不豆子’？”

呼国庆故意逗她说：“你知道豆子吧？”

那女的白了他一眼：“我怎么不知道豆子呢？你也太轻看我了吧……”

呼国庆说：“‘二不豆子’是本地方言。咋说呢？就是那种……你说它不熟吧，它黄了；你说它熟了吧？里边又青不棱的。这就是‘二不豆子’。这种豆子点不成豆腐，是瞎货……”

那女的马上说：“我明白了，这是一种形容，对本地人的形容。对不对？”

呼国庆连声说：“对，对，太对了！从民俗学的观点来看，这是一块无骨的平原，是块绵羊地，翻翻历史书你就知道了。从根本上说，人是立不住的，因为没山没水，就没有了依托。可这里有气。从《易经》理论上说，气生水，也生火；生水倒好了，水可润人，你到海边上看看就知道了，水养人，也秀人，水能把人托起来。可这里又缺水，不是说没有一点水，是缺那种润人的大水。你到村里看看，二亩大的一个水坑，他们就叫‘海子’。所以说，只能生火，火也是小火，没有火苗的火，也就是烬烬烟什么的。间或也可能烬出一个什么大气候来，但一般都很难成景。地就是这样的地，人就是这样的人。或者就大多数来说是这样的。所以在基层工作，遇上的净是些‘二不豆子’，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……”

那女的听着听着，两只大眼忽闪忽闪的，露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……

可呼国庆说到这里却不说了，故意不说，只说：“瞎编，瞎编。”

那女的很认真地看着他，说：“你谈得挺好，挺有意思。”

往下，呼国庆轻描淡写地说：“闲扯篇呢。两位科长喝高了，这会儿不算正式谈，晚上再正式给你们汇报吧。我说两个小笑话，你就知道‘二不豆子’啥样了……我刚来的时候，遇上了一件麻缠事。离这儿七里，有个村，叫圪塄村，你听这名儿！村里有个小学。有一年下暴雨，村里有一户人家的房子塌了。房子一塌，没地方住了，刚好那学校放假，这户给村里说了说，就搬到学校去住了。说是暂时的。可后来学校

开学了，他也不搬，就在那儿扎长桩住下了。一住三年，弄得学生没地儿上课。村里、乡里都劝他搬出来，可谁去说也不行，他就是不搬。这家有四个儿子，虎汹汹的，村里也没人敢惹。一直到我来之后，他家还在那教室里住着呢。有人给我反映了这个问题，我就去了。去那里一看，果然如此。我就给这户人家做工作，希望他顾全大局，尽快地搬出来。我说，给你们半个月时间，这时间够宽裕了。可我一转脸，就听这户人家说：他说的是个屎！想走走屎，不想走去屎，说些七屎八鸟干啥呢?！县法院都来过，也没执行了，还怕乡里?！我没吭声，一句话也没再说，就走了。到十五天头上，我又去了。这次我带上了乡里的全体干部，还带上了乡派出所的全体民警。临去时，我对那些民警说：都把枪带上！到了圪塄，还没进院呢，就见这家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拥出来十几口子，一个个大呼小叫的，说是死在里边也不出来！我站在院里，沉着脸说：‘搬，十五天时间已到，按照法律，可以强制执行！’我这么一说，更坏事了，只见门前的地上趴倒了一片，一个个哭天抢地地说，谁敢搬，就从他们身上踩着过去！谁敢搬，他们全家就死在谁的面前……一家伙，干部们全都愣住了，谁也不敢动了，全都看着我。我黑着脸说：‘看我干什么？执行！出了问题我负责！’而后，我侧过身，对民警们喝道：预备！民警们呼啦啦都把枪拔出来了。我说：瞄准！民警全都用枪瞄准了他们。我说：我喊，一、二、三……你们就开枪！出什么问题我一个人担着！接着，我喊：一！还没等我把第二声喊出来，这家的女人忽一下都爬起来了，一个个脸都吓白了，看谁跑得快吧。一边拽她们的男人一边往外跑，还嘴硬呢，说：叫他搬，叫他赪[①]搬了……”

那女子听得入迷了，担心地问：“没出啥事吧？”

呼国庆说：“没有。这事以后，可老实了，再不缠了。”

那女子歪着头看了他一会儿，说：“你真敢开枪呀？”

呼国庆说：“真敢。不过，临出发的时候，我给民警们下了死命令，不准带子弹，一粒子弹也不准带……”

①qíng，河南方言，“只管、承受、坐享”之意。

那女的“咯咯”地笑起来，笑得腰都弯了，半天喘不过气来。最后说：“你真坏呀，真坏。”

接着，呼国庆又给她讲了一个“笑话”，讲得绘声绘色的，也捎带着不显山不露水地把自己的“政绩”给裹进去了。逗得那女子一会儿“咯咯咯”，一会儿“嘀嘀嘀”地笑个不停……到了这时候，他看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就毫不迟疑地站起身来，找了个借口，走了。

当天晚上，当考核组的三个人坐在一起时，呼国庆就又是一个样子了。他很严肃很认真地坐在那里，衣服上的每一个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的，像一个小学生一样，手里捧着一个小本，说的每句话都很有分寸，都留有充分的余地。当他汇报工作的时候，眼看着手里的小本，嘴里吐出了一串一串的数字……那女子坐得离他最近，看他不时地看手里的小本本，说得又是那样的流利、那样的精确，就好奇地把头凑过来，看他手里拿的小本。这一看不要紧，他想捂上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原来他手里拿的小本本是空的，上边什么也没有写……这是个多么精灵的女子呀！她什么也没说，像是只看了一眼，又重新坐回去了。呼国庆只好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声，把那小本本装进了衣兜。

第二天，考核组的人要走了。当乡里的干部们为他们送行时，那个叫谢丽娟的女子有意无意地和呼国庆走在了一起，她贴近他的耳朵轻声说：“你真鬼！”说着，她忍不住又笑了。呼国庆怕别人听见，就故意很严肃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噢噢。”谢丽娟低声说：“你‘噢’什么？我有事要告诉你呢。这事吧，本不该说的。我告诉你，也好让你有个思想准备。”接着，她用更小的声音说：“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你是县长候选人之一……”

呼国庆一听就明白了，他的战略已经起作用了，无疑，这个女子对他产生好感了。这消息是组织部门掌握的，是上层的机密，按说是不该说的，这是违反纪律的事，可她竟然告诉他了。对他来说，这个消息实在是太重要了！太及时了！呼国庆不敢儿戏了，他紧握住她的手，很真诚地说了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

应该说，呼国庆能当上县长，谢丽娟是帮了大忙的。这不仅仅是在给市委组织部汇报时，她把他夸成了一朵花；关键是，她及时地给他提

供了信息，使他赢得了时间。当时的县长候选人是两名，呼国庆排在第二位，是搭配上去的；另一个人是上边压下来的，无论从哪方面说，都比呼国庆有优势，可最后却是呼国庆当选了。

当然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是呼伯说了话……

呼国庆当上县长后，觉得无论如何也该去看看人家小谢。小谢跟他非亲非故，这样帮他，是很够意思的。可送点什么好呢？他斟酌再三，最后还是拿不定主意。他想，这样的城市女子，人又漂亮，必然心高气傲，礼重了，她说你俗，也许那点好印象就破坏了；送点雅的，又显得太薄气。于是就干脆些，什么也不带。

那是四月的一天，呼国庆带车到市里来了。他本意是看小谢的，可他却转了个弯，先去组织部见了那两位科长，说了一些客气话。在说这些客气话的时候，他已拐弯抹角地把谢丽娟的情况打听清楚了。到了这时，他才知道，小谢并不是市委组织部的人，她在宣传部工作，是临时抽出来的。组织部在二楼，宣传部在三楼，呼国庆本意是要上去的，可其中的一位科长热情得过了头，说话间就拨了个电话，小谢就从楼上下来了。呼国庆没有想到，这次见面，小谢却显得非常冷淡，话很少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她只是干干地跟他碰了一下手，很矜持地说了两句客气话，就冷场了。

这时，呼国庆灵机一动，说："这样吧，刚好三位都在，机会难得，我表示表示，请你们吃顿便饭，怎么样？"

那两位科长看样子都很乐意，可小谢却断然拒绝了。她说："你们去吧，我晚上还有事情……"

呼国庆一下蒙了头。他想，这次来是专程看你的，你要不去，这客就请得没有价值了。于是，他半开玩笑地说："怎么，不给面子？"

谢丽娟冷着脸说："我确实是有事情。你们去吧，你们去。"说着，扭身就想走。

那两位科长一看小谢不去，也都不想去了，连声说："算了，算了吧……"

这么一来，把呼国庆搞得非常尴尬。他站在那里，暗暗地咽了口唾沫，舌头像不会打弯了似的说："那，那，要不……改天？"